



2.45

984

沼泽地上的小屋

《苏联文艺》丛书

沼泽地上的小屋

〔苏〕E.雷斯, И.拉赫曼诺夫

田毓筠 李侨建 李元达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北京

Е · Рысс · Л · Рахманов

Домик на болоте

Детгиз. Москва 1959

沼泽地上的小屋

田毓筠 李侨建 李元达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国语学院23号信箱)

«苏联文艺»编辑部编辑

国防科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开本787×1092 1/32 7.25印张 150千字

1981年2月第1版 1981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28,000册

书号: 10215·17

定价: 0.50元

主要人物表

- 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科斯特罗夫——生物学教授
瓦莲金娜·安德烈耶夫娜·科斯特罗娃（小称：瓦莉娅）——教授的女儿
弗拉基米尔·谢苗诺维奇·斯塔里奇科夫（小称：沃洛佳）——教授的学生，侦查员
雅基莫夫——教授的助手
尤里·巴甫洛维奇·维尔托格拉斯基（小称：尤拉）——教授的助手
亚历山大·阿法纳西耶维奇·普罗特尼可夫——省委的负责干部
彼得·谢尔盖耶维奇——游击队的军需官
马霍夫——游击队指挥员
沃洛佳·扎列奇内——游击队员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古辛——游击队的大夫
伊凡·加夫利洛维奇·沙托夫——莫斯科侦缉局领导
格里勃科夫——游击队的木工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以卫国战争时期与德国法西斯潜伏特务作斗争为题材的推理小说。一名巧妙伪装的德国特务长期潜伏在著名生物学教授身边，企图盗窃教授发明的具有重大军用价值的疫苗。侦查员斯塔里奇科夫采用了欲擒故纵的策略，经过科学的严密的逻辑推理，最终迫使狡猾的敌人原形毕露。

小说穿插了教授女儿同侦查员的爱情故事，以抒情的笔调叙述出紧张激烈的情节，引人入胜。

本书即将出版俄文简易注释读物

目 录

第 一 部 分

(瓦莉娅·科斯特罗娃的叙述)

得而复失

第一章	科斯特罗夫教授和他的一家 同沃洛佳·斯塔里奇科夫结识……………	(2)
第二章	郊游 我们观看阿廖霍夫沼泽地……………	(7)
第三章	助手们 科斯特罗夫教授着手一项重要工作 战争……………	(14)
第四章	实验室被毁 我们没被遗忘 通过熊熊烈火的城市……………	(24)
第五章	隐蔽者的生活……………	(37)
第六章	新生活的开始……………	(47)
第七章	沃洛佳·卡列奇内得救……………	(57)
第八章	雅基莫夫没有来吃早饭……………	(71)

第 二 部 分

(弗拉基米尔·斯塔里奇科夫的叙述)

最后的谈话

第一章	去见首长 沙托夫将军所谈的事件……………	(84)
第二章	在沼泽地带空降 “这里的军需官住在哪 儿?”……………	(97)
第三章	如果是个谜——就能找到谜底……………	(107)
第四章	罪证不足 雅基莫夫的留言……………	(120)
第五章	新的疑点……………	(132)
第六章	雷雨 科斯特罗夫谈了重要的情况……………	(145)
第七章	窗上脸影……………	(161)
第八章	维尔托格拉斯基的功绩……………	(174)
第九章	笔记本和小盒子……………	(189)
第十章	最后一次早餐……………	(202)
第十一章	铁证如山……………	(214)

第一部分

(瓦莉娅·科斯特罗娃的叙述)

得而复失

第一章

科斯特罗夫教授和他的一家
同沃洛佳·斯塔里奇科夫结识

一

我完全记不得我的母亲了。她去世的时候，我还不到一岁半。我一直由祖母抚养着，不过她关心的只是让我吃得饱穿得暖而已。

我的父亲——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科斯特罗夫——三十四岁就当上了教授。他的博士论文引起了苏联国内外生物学界的广泛注意。

父亲很宠爱我，但他一心扑在工作上，十分繁忙，所以顾不上来照管我。到了星期六晚上，我总到他的办公室里去。他很想给我讲讲故事，可一开口就发觉自己什么故事也记不清了，于是便改变话题，谈起他更为熟悉的内容来。我五岁的时候，他便对我详详细细地讲述什么结核杆菌、链球菌、鼠疫和亚洲霍乱病菌等等。那时，我搞不清楚这些病菌究竟有多大，因此对黑屋子特别感到恐惧。我觉得好象链球菌就躲藏在门后，它正拿着粗大的结核棍子准备朝我劈头盖脸抡打过来。

父亲不擅长处理日常生活琐事。祖母去世之后，就只好由我来料理家务事了。有女仆给我们做饭、收拾房间，但是所有重大的经济收支问题都得由我来作出决定，尽管当时我还不到十三岁。

我很早便习惯于独立处理问题，感到自己要对许多事情负责，而这些事情和我一般大的女孩子通常是不考虑的。当然啰，这对我的性格很有影响，不过我认为，多半是好的影响。

父亲象通常信赖成年人那样信赖我。这使我越发珍惜他的信任，而这种心情却胜过任何一种最严格的教育，使我能够约束自己。不要以为我失去了我这种年龄的孩子应享有的种种欢乐，我常去溜冰、看戏，邀请女友到家里来，自己也外出做客。只是我完全没有闲暇因烦闷无聊或无所事事而浮想联翩。

时光流逝，我中学毕业了。我和父亲、好友们多次商量之后，决定去上生物系。父亲也没想过，我会去做其它的工作。在他看来，我去作一名历史学家、工程师或者律师，正如同我在远洋货轮上当名司炉一样荒唐可笑。或许我并非生来就是个生物学家，然而我却在对生物学饶有兴趣的环境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时常听到有关微生物和病毒的种种谈论，不知怎的，我对微生物学熟悉起来，因此也就一心一意地觉得应该选择这个专业。除此之外，毋庸讳言，还有一个促使我选择生物系的显而易见的理由——到我中学毕业时，我父亲已享有盛名，不仅国内，可以说就连国外，也没有那位生物学家会不知道他的著作。因此，我自然也乐意去研究对科斯特罗夫教授的女儿始终是广开方便之门的那门科学。

二

要我讲讲有关研制疫苗的非同寻常的经过，我却扯起了自己的童年。下面我想说得切题些，不过我还是得谈谈我的初恋，因为当时我所钟情的沃洛佳·斯塔里奇科夫在疫苗事件中，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

我们是在大学二年级一次郊游时结识的。那天，我的女友丽达·泽姆佐娃带沃洛佳来参加郊游。他是个淡黄头发，身材不高的小伙子。起初他并没引起我的好感。介绍我们认识时，他彬彬有礼地同我握握手，便走开了。郊游的前一半时间，他一直在和米沙·尤尔金热烈地交谈，对其余的人根本没有注意。中学时期，米沙·尤尔金就赫赫有名，因为他想成为远洋轮船长。他为这件事甚至还给什么单位递交过申请书。不过，他考试时“砸了锅”，结果没能考取领航员培训班。假如我没记错的话，现在他在布古鲁斯兰某单位搞计划工作。而在当年，他那大胆的遐想却很使我们思绪万千。这位未来的远洋轮船长是个身材魁梧的英俊青年，他目光炯炯，面容（用丽达·泽姆佐娃的话来说）“刚毅”，他一面昂首阔步，一面对走在旁边的那个小矮个，黄头发的沃洛佳描绘着一幅出海远航的美景画意。我从旁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航海业中究竟是什么在吸引着你呢？”斯塔里奇科夫问道。

“这或许是至今还保留着浪漫色彩的独一无二的行业了。”尤尔金回答说。“男子汉大丈夫只有在甲板上，在浩瀚的海洋上才会真正体会到幸福。”

沃洛佳沉思片刻，点点头说：

“尤尔金，我理解你。可我认为，你不但成不了船长，而且看起来，恐怕连三副也当不成。我现在就告诉你，为什么我这样想。”他侃侃而谈，态度友善，真心实意地力图讲明自己的看法，所以尤尔金虽说有些怅然若失，但起初并没有见怪。

“每一种职业，”沃洛佳继续说道：“既有平淡无奇的一面，也有具有浪漫色彩的一面；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因此我认为，选择职业，喜爱上某种职业时，应该连同它这不好的一面也喜欢。然而航海业中吸引你的却只是它那美妙的时刻，这种时刻在航海业中，显然也象在任何其他专业中一样，却是不常有的。这也正如你想成为演员，只不过因为你喜欢观众对你鼓掌喝采一样。这就是我的看法。你认为怎样呢？”

尤尔金面红耳赤，走到一边去了。沃洛佳大为不解地看着他，似乎他的确不明白，尤尔金究竟为什么恼怒起来。从那时起，我便拿定主意要同沃洛佳交朋友。第二天，我们在学校里又见了面，此后就时常见面了。

我常常和他争吵得不可开交。他习惯于直言不讳，当面对你的看法——这种令人不快的谈话方式，而且说得从容不迫，头头是道，就仿佛是在谈论一个毫不相干的局外人。

我记得有过这样一桩事。我们系里有个学生（我不讲出他的姓名来，因为现在他是一位大名鼎鼎的生物学家，许多人都知道他），他来自穷乡僻壤。城市里的一切都使他赞惊不已。一家普通的影院对他说来犹如一座富丽堂皇的艺术之宫；而坐一次有轨电车在他看来也几乎是件了不起的事。有一回，

我们全年级一同去看轻歌剧，每件燕尾服和每顶大礼帽都使他叹为观止。他大声赞赏女主角服饰上点缀的闪亮银片，在剧场大出洋相。我认为他愚蠢不堪，况且他在一年级的学习也很差劲。我并不了解，他人生地不熟，该有多么困难。

有一天，我又像寻常一样，在嘲弄这个笨拙不走运的同学，沃洛佳突然打断我的话，他象平日那样安详地说：

“瓦莉娅，你要知道，你不该嘲笑他。入学以前他从来没见过什么显微镜和试管，也没见过哪位生物学家。而你却生长在教授之家，自幼耳濡目染，有机会熟悉自己的专业。你早该发表几篇专业性文章了，但你并没能做到这一点。他在学习已经比在一年级时大有进步。所以，说实在的，他有更充分的理由来嘲笑你，而不该是你来嘲笑他。”

沃洛佳的这番话深深刺痛了我。我尖刻而又笨拙地回了他几句。然而，第二天我遇见沃洛佳时便对他说，他是完全正确的。

还有一回，我要沃洛佳带我去莫斯科高尔基艺术剧院看演出。他买了票，我们坐在第五排。剧场休息时，一起吃甜糕点。那时还是三月份。沃洛佳穿着一件破旧的上衣。他解释说，他的大衣送去洗了。过了两天，他同宿舍的一个同学告诉我，买票那天沃洛佳卖掉了自己的大衣。我深深感到内疚，竟然哭了起来。问题在于我不好对他说什么。我知道，只要一提此事，他就会见怪。

第二章

郊游 我们观看阿廖霍夫沼泽地

一

然而，当我们不发生争执时，我俩的谈话是多么美好！我们一道漫步街头，兴致勃勃地谈论青年最为关注的各种问题；一同去看电影，并且认为（至少我是这样），我俩是知心的朋友。

我生活中最美好的一天终于来临了。此后，我们却离别得那么意外，又是那么长久！

我们这个地方四月份向来是阴霾多雨的天气，直到五月初都很少出现晴朗的日子。突然有一天却是丽日当空。

这天上午十一点，沃洛佳要在我父亲那儿考微生物学原理。我们约好考试后会面。父亲考问他的时间很久。最后，当沃洛佳来到时，我已有些惴惴不安，而他那付披头散发的模样使我更为大吃一惊。

“考砸了？”我问他。

我知道，父亲那里什么料不到的事都可能发生的。

沃洛佳微微摇头说：

“五分。”

我们走出学校大门，外面阳光明媚。这一年我还是头次见到干燥的柏油路面。

“多好的早春天气呀！”我对沃洛佳说。

他站立着，太阳照得他眯缝起双眼来。他面部流露出一付茫然若失的神情。

“咱们走吧！”我断然说道：“你应该去呼吸点新鲜空气。”

沃洛佳莞尔一笑，我们便走上城里春意盎然，熙熙攘攘的街头。周围一切焕然一新。一幢幢房屋的正面看上去都显得明净悦目，一辆辆汽车亮闪闪的，好象喷上一层新漆，就连无轨电车也闪耀得使人睁不开眼睛。

沃洛佳的心绪渐渐平静下来。我们到了城郊，他便更加开心了。这天的一切都使我们感到欢快喜悦。

“瞧，多可爱的一只小狗儿啊！”沃洛佳兴高采烈地说。

“多有趣的水洼呀！你看，云彩在水洼里浮动呢！”

我们愉快地走到城外，绕过一块荒地，踏上了公路。前面远远的地方展现出一片树林。这时，我们身后响起公共汽车的喇叭声。

“只要半小时就能送你到树林那儿去，”沃洛佳彬彬有礼地说，接着他站在路中间，抬起一只手来。

他也感到一切都会顺心如意。

公共汽车顺从地停下来。

汽车里只有最后一排还有空座。我们坐在那里，不时被颠得高高，头碰到车厢顶板上，可真疼。但我们却高声笑着，其他的乘客扭过头来看我们，也笑了。坐在前面的一位乘客转过头，稍欠起身子，很客气地向我点头打招呼。我好不容易才认出他是谁，因为那时我和这个日后成了我父亲

的助手的雅基莫夫几乎还不认识。这一天天气极好，就连雅基莫夫那一向略带忧郁神情的面孔也显得很有精神，近乎和蔼可亲了。

二

我不相信有什么预感。假如真有预感的话，那末当雅基莫夫和斯塔里奇科夫——这两个日后在我生活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人——这次相逢时，我竟能这般镇静自若吗？沃洛佳当时也丝毫没有注意他。

我们在一座高高的山丘上下了车。我向汽车司机摆摆手，汽车在坎坷不平的公路上面颠簸摇曳着，朝山丘下面疾驰而去。

今天树林中好一派喧闹景象！看来，白嘴鸦闹得最欢腾，早已忙乱得不可开交啦！它们在积雪融化的地面上一本正经地踱来踱去，啄食小虫；在自己那粗糙阴暗的巢穴周围奔忙着。它们飞回夏季宿地来栖息，许多事情还未安排就绪，显然为此而焦灼不安。要把生活安顿得比较象样些，那还得有一番紧张忙乱呐！乌鸦和椋鸟也在雪地上踱步，郁郁不乐，叽叽喳喳地不住交谈些什么。溪流在积雪下淙淙作响，从雪堆底下挣脱出来，欢畅地朝山丘下奔流而去。细小的溪水微弱清脆地潺潺流过，大一些的溪流则汹涌澎湃，宛如大河一般发出隆隆响声。

我跨过一条小溪，朝路旁走了几步，俯下身子。只见在一小块积雪溶化之处，在雪冰凌的边端长着一株雪莲。雪莲花色洁白晶莹，绿茎挺直，婷婷玉立，好似对这奇妙、辽阔

的世界的突然出现感到惊讶不止。

这里极目远眺，一望无际。森林一直延伸到天边地平线上。覆盖着冰雪的河流好象一条白色的带子蜿蜒弯曲，森林紧密贴近河流两岸。对岸远处显现出许多杂色斑点：那是一片片低小的树木，一丛丛低矮的灌木和芦苇丛生的小湖泊。我把这块地方指给沃洛佳看：

“这就是我们这里著名的阿廖霍夫泽沼地带。农奴制时，逃犯长年累月躲藏在这里。警察也没有办法捕获他们。再往后些，这儿有了大道通行的时候，沼泽地带又成了阿廖霍夫匪帮出没的地方。”

沼泽地荒无人迹，阴森地展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头上升起一层薄薄的雾霭。透过积雪泛出的水在雪面上一些地方露出来，象是铁锈蚀穿的赭色斑点。

正当我们观看沼泽地时，一团云雾将沼泽地笼罩起来。

是的，不存在任何预感。这一天我再次警视到自己的未来，当时对此却毫无察觉。我和沃洛佳一同站在山丘上，并没有料到，我俩今后就在这块地方要经历那么多神秘而恐怖的事情。沼泽地的情景往往勾起人们的愁思。因此，我们转过身子，不再看下去。

是回去的时候了。我们走到大路边，刹那间太阳被云雾遮住，顿时飘起湿漉漉的雪花。

“这是从沼泽地上刮过来的可厌的乌云，让我们遇上了。”沃洛佳说。

天气变得湿冷透骨。我看了看沃洛佳身上穿的单薄的外衣。要是他还穿着那件为陪我去看戏而卖掉的大衣，就会暖和得多了……我毫不犹豫地解开自己大衣的纽扣，对他说：